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
舖亦不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爲可憐而軍伍中
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
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爲房吏所
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
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爲姦當
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爲
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武翼
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爲大李青

吏以爲罔冒青無詞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閱其
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
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
給公據付之兩人有幾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
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爲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盡
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
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他人至或從白身

便爲郎大夫者楊和王爲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爲武顯大夫旣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訴而不能爲之詞予檢詳兵房爲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剋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

爲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顓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俾者恃告訐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賁汀州吳仲寶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

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一二次曰君今夕
試仰觀熒惑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
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謂火曜已至半魁之
東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
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夫
文昨晚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熒惑云是名魏
星無人能識非熒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
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圭曰乾象欲示變
何所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

蓋秦正封魏國公主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
敢酬應他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邁
爲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爲
之柰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便是
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年秦亡
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
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

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瀋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爲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他相中書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爲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

讀學士畢士安爲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準爲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在太宗朝已兩爲執政今士安乃山侍從超用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職爲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親成未嘗起草陸康初無思慮揮筆如飛顏善草制

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是阿儂閣筆劉敞
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甘
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嶸門戶
思徧討羣籍與夫斲憲舍人紫微失却張君
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
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
制詞也頊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南
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
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還家

即掩關謝客畏其趣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徽
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
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倩談
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
殊與昔異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
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川
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丞特鄭季士

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在丞亦皆
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
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
為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
士楊俛以敷文學士便為節度近者趙師夔
琚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
鉞師揆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尋
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
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
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間以
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
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為天子
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位為公朝

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在丞亦皆
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
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
為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
士楊俛以敷文學士便為節度近者趙師夔
琚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
鉞師揆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尋
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
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
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間以
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
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為天子
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位為公朝

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十
四岳之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又矣舜尸
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
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
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
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敘之以示子姪輩若
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

耳至於桃應有瞽叟然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
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
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
以爲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爲君之際留者
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
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

殺士也里名勝毋曾子不也稱朝歌墨子
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
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
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爲政
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
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
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爲是故不忍亟
去以須之旣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
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

味聖言執迷不悟竟以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
爲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爲潛左傳襄二十六
年楚師大敗王夷師潛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
師燔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潛釋文
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殲音
則知當曰潛火

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臣固無足言而
萊公在永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爲此舉以
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實爲
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
僞造靈命冀圖恩寵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
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共誣譖
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
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
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

攘臂其間矣實錄蓋以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
美豈能弭後人公議哉

王裒嵇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
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
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裒嵇紹其父死於非命
裒之父儀猶以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每
言受害裒爲之終身不西向而坐紹之父也
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魏陰忌

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為惠帝
死紹之事親視王裒遠矣溫公通鑑猶言
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為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為超
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
兵部郎中入為戶部使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
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為政
明肅遠民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

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
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殊
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
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
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
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
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若公者
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觀忠定之象遺愛
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烈而不至

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
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
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
幽光爲有負矣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
刺史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
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
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

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
金魚旣退一閣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日憲辭
歸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閣曾覲曰聞陸
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
何也覲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則許服漕臣是
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告已申
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
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旣不頒於外亦自
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山東提舉

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子舉前說張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則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吳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爲使則其貳爲副使其長爲知院則其貳爲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爲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爲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下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爲使知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嗣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也

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一府遂除知
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卡
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爲使岳飛爲副使此
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爲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
班視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及在同知
院之下尤爲未然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
學士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

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
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
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
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
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檢校所帶
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一項以是其風愈
熾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一即位三十

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
恐公獨上

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系
天下心凡章十

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
已開建儲之議其

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
行狀云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
下寒心而不敢言惟

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
為并州通判聞而繼

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為
嘉祐元年歲在丁酉

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
建州人太常博士

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
陛下春秋四十四宗

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
嫌疑而不決非孝也

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
也願擇宗親才而賢

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
內外知聖心有所屬

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
後凡七疏最後語尤

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
之前而當靖及後來

莫有知之者為可惜也

郎官員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
持所抄班朝辭

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
以至上尚書郎

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
七人耳

二十九年予為吏禮部同舍郎二十

官今既限以曾歷監郡可故任館職及

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

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君之者益少政和末郎

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樸上殿徽宗

論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

甚下趨操卑污有如汪師心者性資茸闌柔

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浮躁妄為胥輩所

輕有如李莊者輕佻喧囂漫不省職有如李揚

者麓冗不才褊忿輕發有如成稊者人才碌碌

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衰落難與任事有

如常瓌者大言無當誕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

資望太輕士論不厭有葉椿唐作求吳直夫

章芹李與權王良欽強仕用者乞行罷斥從之

考一時標榜未必盡
十六人者後皆不

視今日員數多寡不侔
是秦檜居相位
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
十四司獨

孫敏脩一員餘皆兼

七司至全

告院張云兵工八司併以一等主簿又可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
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東坡種花二詩云持
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
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
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
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

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
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
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
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一
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八侍邇英云定似香
山老居士世緣終淺而跋曰樂天自江
州司馬除忠州刺史客郎中知制誥
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然謫居黃州
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處老少大

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

杭州

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

月曰平生自覺

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

景仰者不止一

言之非東坡之名偶

也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

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

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牛

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

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跋及也予友李

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

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

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

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

是時德遠誦至三過

於得奪胎法只恐行

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

能滿意也

油汚衣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

波見岸上酒店

間有題詩兩絕其名一

水油汚衣大詩

俗不足傳獨後一篇

以其詞云一點清

油汚白衣斑斑駁駁

縱饒洗遍千江水

爭似當初不汚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

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直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

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

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蠶蠹之毒皇

太師宋國王宗盤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

之禍心皇叔太傅究國二宗雋虞王宗英勝

宗偉等逞躁欲以無

謀之妄作欲申

宥公議豈容不頓一

念珍 各伏辜

除屬籍訖紹熙癸丑

郭王

朕早以嫡孫欽承先

王允蹈屬處諸父任

計自以元妃之長子
災窺伺神器其妹畢
駙馬都尉唐括蒲刺
相濟以惡欲寬燕氏
羣言用示大戒允蹈
辛并公主皆賜自盡今有司依禮收葬仍為
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
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中山正其誅
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似塞井為之改

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
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崇生徒數百人李煜
國時割善田數十頃一牒給之選太學
通經者俾領洞事一講誦一定起建
以其田入官故爵命
祥符二年應天府一
造舍百五十間聚書

盛府奏其事詔賜

戚舜賓主之仍令

助教宋興天下州府

有嶽麓書院及慶

官教授則所謂書院

鹿復營之各自養士

序近者巴州亦創置

是為一邦而兩學矣

大辟雍並置尚且不可

是於義為不然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嘗

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

云以何姓為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何

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

子孫散居陳楚江淮

氏然不能詳所出

建乃齊王之名鄧筆

韓滅子孫分散江

遂為何氏乃知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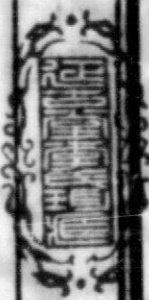
容齋三筆卷第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三筆卷第六十五則

蕨萁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爲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爲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掘鳧茨鄧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酸棗藜藿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兗州百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爲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岷蜀食



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巖岨山在樂平德興境
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鄱陽境皆絲亘百餘
里山出蕨蕒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
食爭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鉏往掘深至四五
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
煮食之如粬糗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
食冬晴且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
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蕨抽拳則根無
力於是始止蓋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
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
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莫
能知者所至或有之子每惜其無傳比得上虞
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蕙溪將季
莊當宣和間鄙王氏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
不妄與人接高抑崇閣居明州城中率一歲四
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對小室

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惓惓於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第不甚學問使顓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

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斲人之知至於踐履間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他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武斷疆忤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主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爲邑人所敬開

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
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時不繼寧
與妻子忍餓卒不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
訪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
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
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
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
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
是四君子真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
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
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
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
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
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潁州教授東坡領郡而
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
十二樓一身當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

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王衣裳爲人作
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
身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
前此無已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
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
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
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
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况蓋不忍師死而遂
倍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爲左相爲李林甫所擠去位
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
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
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爲世賢絕
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州雨晴
詩云天水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水風
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

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文
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
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
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
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
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納裙云乞與佯狂
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

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
士蒜山亭云奇進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
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
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
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
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
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
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馱是皆以爲助
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

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凖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真不知老裝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徃徃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盡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

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賜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旣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餅而作然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鋪敘爲難而曲折宛

轉如是他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
柳長仙游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
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
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
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
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
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迫
于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韋昭注云有兩福擇
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而與禍會
勢不容但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一焉莊子養
生主篇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夫孳孳爲
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爲惡而特以不
麗於刑爲得計哉是又有說矣其所謂惡者蓋
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爲愆義非若小人以身
試禍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

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
之不考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脩
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
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
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
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
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

教授爲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
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
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之讀者
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害今光
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
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
主僧子良贄於予且曰鹿苑即玉右丞輞川之

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爲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間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大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

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饒記前後五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雖今所傳爲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所志殊爲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

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爲淮南節度耳今乃言身
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如浙西西川
山西鄆滑皆衛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
第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字皆非是蓋好事
者妄爲之白樂天詩所說清源寺即鞏川云洪
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
避唐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鞏川圖亦大
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
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
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
不以爲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
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
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
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
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
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

問一露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
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
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
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罕談此
章聊復表出

謝朓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
文宣高頴佐隋文帝劉文靜佐唐高祖終之篡
漢晉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彧以不言伏后

事與勸止九錫飲醕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
北伐而九錫之旨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
神凌逼爲楊愔所譖頴以爲相畜妾爲獨孤后
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爲裴寂所譖皆不免於
誅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朓參贊大業屏人與
之語朓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
從容間道石苞事諷之朓訖不順指及受宋禪
方爲侍中不肯解璽綬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
成之子願欲殺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

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海陵王之世復爲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肫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第瀕爲吏部尚書肫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心蓋惡鸞而末如之何也肫之志節行義凜凜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爲譏斯亦可恕也已二筆於士句韓厥下略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

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傳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道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

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
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
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
年潯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潯陽小處無音樂之句長安不見
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
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爲梁
王傳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
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紹
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風煙能記否天

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
馬詩真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奏限
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
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
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
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
進士當時以其言爲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

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鴈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拾

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濬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
致遣人沉之於墓願津賜濬死資治通鑑記其
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濬
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之方時艱危
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六

容齋三筆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
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
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
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
數四上敷諭終不能奪王曾聞之亦乞寢恩命
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爲諫議大夫班在上
已爲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

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濟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
致遣人沉之於墓願津賜濟死資治通鑑記其
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濟
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之方時艱危
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六

容齋三筆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
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
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
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
數四上敷諭終不能奪王曾聞之亦乞寢恩命
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爲諫議大夫班在上
已爲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

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中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爲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旣無授受

之名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從其所請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燾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爲使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爲言高宗不許紹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爲右相參政陳騃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

遷且非覃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旌得官不可以數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以上親無官者每父下放

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到狀及違寺司條疏不取宗室充係落下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勅准赦書處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親委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

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又寧一時邪說之臣唱爲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旣降於是東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不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姦焰雖寇萊公亦爲之而孫宣公夤

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真錄出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固其爲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

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臣竊不取今之
臣以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爲繼承先志
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
感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
誣下周上爲已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
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
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爭言符瑞田
今野鷗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

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
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
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亳州曰國家近日多效
唐明皇所爲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
爲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
姦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楊國忠旣誅乃諭軍士
曰朕識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晚
矣陛下宜早覺寤斥遠邪佞不襲危亂之迹社
稷之福也四章論朱能天書曰姦儉小人妄言

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利妄言不讎漢武誅之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爲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祿山兆亂輔國劫遷太命旣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爲是已願遠思漢武之

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奭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能過也

赦恩爲害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此

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
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
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
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
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
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
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蔬

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攘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
權貴此唐史所載也子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
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
中夏玄肅代三朝皆爲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
鴻臚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
司肅國公旣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
知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爲帝常修功德至殿中
監贈其父惠恭兗州刺史官爲營辦葬事有勅

葬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宿將賞功賦職
不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繆濫其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
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
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
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財二年間乃因讀
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
遂爲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矣符堅禁圖讖

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及
季年爲慕容氏所困於長安自讀讖書云帝出
五將久長得乃出奔五將山甫至而爲姚萇所
執始禁人爲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久長得之
兆豈非言久當爲姚萇所得乎又姚與遙同亦
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
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雖置妃二人世婦三

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旣又改爲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太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

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爲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爲忍苦哀歛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序云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

韓臯爲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澣至死
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
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
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
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
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補闕連
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

爲泛濫張巡在雍丘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
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
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荅
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
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
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茂正在鳳翔內外持
管籥者亦呼爲司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
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
虛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是時人